

散文

狗事

■ 红酒

我生活的圈子很小，日子过得平凡而普通。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写点儿什么，我身边能有什么可以用一点儿笔墨写写的呢？狗狗是其中之一吧！

黄豆豆

有一年，同时抱回两只狗，肉滚滚胖乎乎的，是我喜欢的样子，大胖取名虎妞，小胖取名黄豆豆。刚来时，两只狗狗蜷缩在纸箱的一角，听见脚步声立刻警觉起来，眼睛也充满着恐惧，身体瑟瑟发抖。等人都回房间了，悄悄探出头观察这个环境，一有声音立刻钻回窝里。投水投饭渐渐熟练起来。只要有开门声就一起跑出来，摇着尾巴撒着欢，等着吃喝。黄豆豆身材矮小，睡觉总是枕在虎妞身上。我对它说：“让虎妞姐姐保护你吧。”

渐渐狗狗们长大些，虎妞长相越发俊俏可爱，黄豆豆却又瘦弱又丑，眉毛很长又长成一簇，挡住了本来不大的眼睛，显得面目可憎。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格外关注，所以，虎妞常常被唤出来，逗着玩。时间久了，一唤虎妞黄豆豆也跟着欢呼雀跃，好像它才叫虎妞。

我不清楚黄豆豆是什么品种，只知道它特别淘气，自己呆着的时候，会咬着自己的尾巴转圈，每每这时候，我都会骂它一句：“傻狗！”

黄豆豆喜欢挖坑，仿佛地下埋了什么宝物，用两只前腿使劲挖个不停，一直挖到探下去半个身子，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没有什么才停下来，换一个地方又重新开始。每天不亦乐乎，狗窝附近统统被它挖遍，好像布下无数陷阱。有时给它填平，过不了几日又挖成洞。

黄豆豆也喜欢登高。常常爬到窝顶，站在那，雄赳赳气昂昂地，如同站在领奖台上的冠军。如果，偶尔爬不上去，会急急嗷嗷直叫。变换若干地方，寻找最高点，直到登上窝顶。

黄豆豆嫉妒心也强，家里人给它们送饭，如果先去了虎妞那，它就叫个不停，使劲挣着铁链。把饭赶紧送到它跟前才善罢甘休。抚摸它，它就顺势躺在地上，哼哼地叫，像个会撒娇的孩子。

某日，家里人把它放开，让它自由撒欢。下午回来的时候，发现它右前腿骨折了。用木板给它固定，它又撕咬开，几次三番，索性任由它去。渐渐更加消瘦，常常哀嚎。用舌头舔舐它的环腿，那环腿开始褪毛，露出鲜红的

骨头，不忍直视。

黄豆豆常常哀嚎不已，我心如刀绞。更恨自己无力，思来想去，与其看它每天痛苦，倒不如送人，长痛不如短痛吧。可能如某人说的，是假慈悲，与其说不想看着黄豆豆痛苦，倒不如说是不想自己痛苦。本是给它自由，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想象外的安全。看似被拴住失去了自由，却是得到了安全。动物是如此，人亦然！黄豆豆一生又未尝不像某些人的一生？泪目！

旺财

因为黄豆豆的死，我是真真的不想再养狗的，可种种原因又来了一只狗。我叫它旺财。

从乡下带回来，我把垫在它身下的一件衣服挂在院子里的晾衣架上，它就趴在衣服底下，时不时立起来闻一下。我笑它把那衣服当成妈妈。

狗有狗性，旺财也不例外，喜欢咬东西。经常是趁门没关跑进屋子，把茶几上的东西叼到院子里撕咬。有一次，茶几上放了几块西瓜，也被它一扫而光。旺财喜欢吃水果，什么甜瓜啊、苹果核啊，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这，在我养过的狗里不多见。

慢慢和家人熟悉起来的旺财，喜欢和家人玩闹。我有时蹲在院子拔草，它就趴在我后背，我训斥它，它跑开，不一会儿又过来。我摸它，它就仰面朝天地躺在我跟前，把肚皮露出来，据说，狗的肚皮是狗身上最脆弱的地方。听说狗狗把最脆弱的地方展示给对方，是对对方的信任。

有一次，我拿了两块骨头，给大黄一块，给它一块。这里交代一下，大黄是家里的另外一只大狗，四岁多了。结果，大黄先旺财吃完，过来夺旺财的这块，还把旺财狠咬一口才算。那段时间旺财就不大敢亲近大黄了，只是远远望着大黄，偶尔靠近。也不像之前那么仰面朝天或者在它跟前打滚。在这之前和大黄很是亲密，一度当它是妈妈。又过一段时间，两只狗狗关系恢复如初。我想旺财还真容易释怀，人类的幼崽不都是这样吗？容易相信，容易释怀。

旺财不追车，我走或回，它都立在台阶上看着，等我下车来，它才摇着尾巴跑过来和我闹。我走进屋子关门，它转头就回自己的小窝。婆婆去院子里喂大黄，它总是跑过去看看，或者，偷大黄一口饭才跑回它自己的饭盆去

吃。它的聪明是全家公认的。有时，家人在院子里弄柴，它也叼一根木棍趴在地上。如果家人对它说，睡觉吧，它就把柴放下，假装睡觉的样子，人一活动，它就立刻活蹦乱跳起来。惹得家人笑它。

来家两个月二十四天，大雪前夜，下班回家，它没有出来迎接我，我喊它，它从蒙古包里跑出来，歪着头看我，眼睛里充满疑惑，好奇我为什么半夜叫它。我拿了火腿给它，它没吃。第二天，它焉焉地趴在外面的沙发上。喊它吃饭，也不动，我觉得它可能生病了。

后来，在它饭盆旁边发现了半块鼠皮，判断可能吃了毒死的老鼠。喂了解毒药，期望它能好转。第三天下班，没有看到它，喊了几遍也不见。才发现地上有血迹。它大概是吐血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接着，大雪下了一天一夜。掩盖了所有痕迹，包括死去的旺财。

它可能是怕它的主人难过，而选择死在远处的角落里吧！以下的通人性，会这样。狗狗旺财是那么信任这个世界，却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些凶险的。有时，我觉得我也和旺财差不多，一度那么毫无保留地相信这个世界。细想想，谁又不是这样呢？

小铃铛

这是别人送来的一只狗，除了下颌有一丛白色，浑身黑亮亮的，遂取名小铃铛。小铃铛的聪明和旺财不相上下。刚来的时候因为小，就有些窝宅。见它不怎么吃东西，买了火腿喂它。开始，给它放地上，它找不到乱闻一气。终于找到就饿狼一样，三下两下吞肚子里。喊它也没有反应。慢慢地叫一次喂一次。再喊它，马上飞奔过来。

渐渐和我熟悉起来。见我出门马上从窝里跑出来。担心碰到它，就吼它回去。它有些沮丧，一边往窝里跑一边回头看我。听到我下班回来的车声，马上从窝里飞奔出来，却不近前，立在台阶上看着。见我下车出来，高兴得无法形容，摇头摆尾。横着身子蹭过来，咬住裤脚，我就拖拖拉拉把它带到房门口，甩开它，还是咬紧不松开。进到房间里。直到我略大声说，行啦行啦，快出去吧！它才悻悻出去，末了，还不舍地扒住门帘咬几下才算作罢。

在家洗衣服的时候不让她靠近洗衣机，嚷它一声，它立即跑回窝，蜷缩在那里，黑亮亮的眼睛汪着一包泪，目光跟着我移动，那双眼睛让我的心动了。我走过去摸着它的头，轻声对她说，是怕你咬坏电线到你呢，仿佛听懂了，它立即活跃起来，尾巴使劲地摇，吐出舌头舔我的手。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狗了呢？这个问题需要聆听听心的声音。如果，有轮回，角色互换一下，希望你也温柔待我好吗？我对小铃铛说。

散文

颠覆

■田福

“一肩挑”的春生这几天心里不知怎么就郁闷起来了。在村部无精打采，回到家也懒得说话。他媳妇翠兰就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有人骂你了？”春生说：“还不如骂。”就把听到的跟翠兰说了。翠兰说：“人家这话也没毛病呀，是你没做好。”春生说：“那你说有十全十美的事吗？”翠兰摇摇头。但春生就是郁闷也没治。后来翠兰出点子说：“要不你找个宽敞的地方去开开心吧。”于是春生一下就想到了锡林夫。

那个夏天，他与蒙古族汉子锡林夫邂逅在一个南方火车站。虽然民族不同两家隔着千八百里，但问起来他们归同一个市管辖，在这就是亲人了。临别俩人留了电话，抱拳说后会期。前年锡林夫作为先进嘎查干部代表来市里参加一个会议，顺路来看望春生，因为春生家离这座城市很近。走时俩人拉着的手总也懒得分开，锡林夫说我可草原等着你了。春生呵呵笑着说：“放心，你的好酒好肉好奶茶省不下。”这年春生也当了村主任。

由于都是村干部，俩人的电话、微信往来就比亲属还频繁。“一个战壕”里的人啊。大多是有难处，跟好哥们讲讲，没准那个点子就来了。没好日子也能在互诉衷肠中得到些释放和安慰。像这次，春生早跟锡林夫讲了，锡林夫听后也很无奈，说了句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啊。咱们干这个就得心大。这话跟没说一样。

按说来草原春生应该先给锡林夫打个电话，但他没有。他想那年锡林夫给我个突然袭击，我不得“以牙还牙”呀。临走，媳妇说：“那年锡林夫大哥带来了那么多奶茶、奶豆腐、马奶酒，你总不能空手吧。”但两口子为什么还买费了一番脑子，咱们有的人家全有，咱们没有的人家也有。最后春生一拍大腿，说：“就在咱的小菜棚里薅些萝卜缨、小白菜吧。草原肯定没有。”于是春生上路时，拎着的包很大却不重，更不值钱。

坐在通往草原的班车上，春生伸着脖子使劲向外瞅。五月上旬的草原还一派黄绿色，像推子剃了的脑袋。不见一头牛羊，现在还在禁牧。车跑一小时都见不到一两块翻了的土地，当然更见不到春生家这边四处可见的蔬菜棚了。春生心里就闪过一丝得意。

可他下车就皱眉头了，因为他发现了自己致命的疏忽：经打听这里离锡林夫所在的嘎查至少还有二十多公里，想打车吗，这里连出租车的影都没有。无奈就得给锡林夫打电话了。就在他摸出手机时，一个骑马的牧民“嗖”地从他身旁跳下马来。牧民很热情，汉语说得也流利，他说他老远就看出他这个外地人着急的样子。春生感激万分，就说了那个嘎查和锡林夫的名字。牧民哈哈笑了：“算你时运好，我就是要去那儿。上马，一只手拎包，一只手抱紧我的腰。哦，你这包里是青菜，太多啦！”春生想说，难道你们尽吃肉？

马蹄下的二十多公里路似乎是一瞬间的事。

嘎查到了，春生一眼就看见了锡林夫。眼前的场景也让他有些傻眼。锡林夫当然没发现他，他正在忙。围着他——确切说围着他身边那辆大货箱那么多人，人们在往车下卸青菜。放心，绝不是春生家秋天卸的那种大白菜，是被包装好了的，包裹大小不一的各种青菜。可说什么菜都有。哦，看来是美团把生意也发展到草原来了。春生想。一个领到菜的牧民路过他身边，春生说要看您的菜行吗？牧民笑了，汉语说的有点笨：“为什么不行呢？”就一样一样打开给春生看。春生都有点惊呆了：这可绝不是捂了几天的菜，显然是早晨菜园里现采摘的。这瞒不了春生，他就是种菜的。但春生又发现“美团”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这天，锡林夫特意把春生带来的蘸酱菜摆上餐桌，而且嚼得有滋有味。春生心里却没有了那天的得意。

趁锡林夫老婆端上来一盘鲜嫩的炒青椒的机会，春生借题说：“老哥，做电商的事我咋没听你说过啊。”锡林夫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笑着说：“我是想等把事情做起来才跟你说。”这话让春生疑惑：“新鲜青菜不是已经进来草原了吗？”“哪啊？我们的最终目标把所有牧民该买的买进来，该卖的卖出去。我说的是所有。”春生嗓子眼儿“哦”了声就没了话。

春生本打算住两日的，可第二天就谎称村里有事着急忙慌返回了。其他的心都着火了。

起，这里成为历代皇家避暑狩猎的首选地，迄今，又是国内外不可多得的影视剧外景拍摄基地。《还珠格格》《三国演义》《康熙大帝》《射雕英雄传》《遥远的布尔特》等50多部影片的外景相继在这里拍摄。有人说，乌兰布统可与中欧的瑞士草原相媲美，我没有亲身感受到异国的风光，不敢苟同。但至少我依然对眼前的这片草原情有独钟，特别每次走进它，我总要驱车来到碧绿草坡下的公主湖边，静静欣赏这里醉人的景致。那花林掩映的湖水，清波幽幽，拥吻着岸边的白桦，小船儿划开碧波，水面上漾起一圈圈涟漪，恰如妩媚少女多情的笑靥。还有那不知名的鸟儿，时不时地掠过水面，带着悦耳鸣声飞向岸边草丛中。

乌兰布统已划为旅游开发区，正竭力打造国家级旅游景区。这里已建起许多中小型旅馆类似“农家乐”“牧家乐”“林家乐”的私人家庭旅舍，在食宿上本着洁净舒适，物美价优，乡土特色招来游客，以增加收入。我每次来到乌兰布统，多数是食宿在开发区管委会的招待所，但也接触了许多民营服务业的老板。如叫川山庄的老总李殿民，丰泽庄园的老板叶仁山，他们从事住宿餐饮业已有十多年，开创了乌兰布统旅游服务业的先河。以他们淳朴善良、好客的品质赢得了游客的青睐。我第一次见到李殿民时，他非但没有“大老板”的架子，反而以他充满活力、风趣幽默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他心里装着好多故事，讲起故事来又总是绘声绘色，沁人心脾。认识叶川芬是在风泽庄园的餐桌上，她亲自下厨，笑盈盈地为我们端上来一大盘热气腾腾、纯正美味的手把肉。接着，她又放开歌喉，为我们演唱了一首歌曲《草原在那里》，歌声伴着酒香顿时溢满了整个庄园。

曾经的金戈铁马，曾经的民族悲壮，都已白驹过隙，那般的遥远。如今，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和谐。从喧闹的都市走进这空灵奇峻的草原，那是在感受超尘脱俗的另一世界，既远古又现实……此后的漫漫岁月，都会因这份无尽飘渺瑰丽的故事而变得坦然，都会因这片浩瀚绵远充满魅力的草原而变得明媚。



摄影 赵国君

小小说

后果

■刘玉国

地处高寒满甸的岭上乡，新年第一件事就是外出招商引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外地找商家，去推介，“借鸡生蛋”。

找商家，就是找经济实力强的“企业”。直白说就是找“有钱人”。推介就是向人家介绍本地矿产、土地、农副产品……等优势资源。推介时，当然忘不了说，虽然地域狭小偏僻，但是农副产品都是纯天然无污染。至于借鸡生蛋，通俗地说，就是将别人的鸡拿来给自己生蛋。道理很简单，没有“鸡”，就没有“蛋”。

常言道，锯响就有沫。岭上乡的努力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堵住了那些“谁上这山沟吞儿子来投资”的人的嘴。一家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和一家特色农作物种植企业，几经考察，达成协议，结下“姻缘”，来安营筑巢，送鸡生蛋了。岭上乡既然把这两家企业引进了门，就要履行推介时的诺言，满足企业生存条件，否则鸡飞蛋无。

因两家企业经营方式各不相同。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是高出市场价在本地收购加工农产品；特色种植企业则是种植特色农作物。两家企业都需乡村给予助力。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首先找地方建加工厂房，备战秋后收购加工生产；特色种植企业则需要春耕春播完成土地租赁，产品存储厂址。

岭上乡在给农产品收购加工企业选择厂址和协助特色种植企业租赁土地，选址建存储厂房时，遇到了棘手问题。正应了“货到地头死”的名言。老百姓设下了高高的门槛。“这不行，那中，钱少了更白扯……”乡村村干部会上讲，上门说，厂址选了又挪，挪了又选，几易其地，厂房建设总算定垮开了工。

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特色种植企业的厂房厂址也定下来了，乡村村干部们本该放松一下，可更加令人头痛的事儿又来了。

由于特色种植企业作业机械化，不仅需要一定规模的土地，且还要集中连片。可是，土地都在老百姓手里，就得从老百姓手里去租。即使种植企业出价一亩三百元钱租地，高出往年一倍。可钱出多了，又损害到了部分人的利益。既然有人利益受损，就要想方设法找坑设障阻挠。一些不明事理的人也跟着起哄作梗。认为招商招来的企业兔子尾巴长不了，还把地租拱起来了。加之，岭上乡去年赶上百年不遇的风调雨顺好年景，一亩地纯收入均在五六百元以上，更让人视地为宝，提出不同条件。张三租金多少都不出租；李四要企业再拿秋翻地钱；王五要到企业从事田间管理……

尤其黑大山村委会集体所有的两千亩地，租给本村村民一亩仅三十元。因地租低廉，年景好坏都有利可图，成了抢手货。村里与承包户解除租约，壮大村集体经济。可是，因租期未到，解除租约还是犹如肥皂泡破灭了。乡村村干部挨家挨户跑细了腿，磨破了嘴皮解释，应允群众条件，企业支付现金等，虽在四个村基本解决了租赁土地的问题，但与原计划的两万亩，还是相差四千三百亩。

一部分人把地租给了企业，收入提前揣进了腰包。天不遂人愿的，老天爷持续两个月滴雨未下。尽管杀猪宰羊唱大戏，祈求上苍降甘露，也无济于事。面对丰收无望，一些自耕自种，抱着侥幸心理的人悔之晚矣。

究其原因，也许是贪婪招来的“后果”！

散文

走进你——乌兰布统

■ 柴树果

当年的烽火硝烟之中，抚今追昔，感慨颇多。

置身于阒然寥廓的山水草原，总能感受到一种亲和的召唤。1991，也是这个浓夏浅秋的季节，克什克腾电视台应北京军区红山军马场韩国才场长的邀请，广利、树均我们一行3人专程去场里采访。红山军马场隶属北京军区，始建于1964年。从此，乌兰布统草原就成了养育军马的大后方。《我为祖国养军马》，那律动豪迈的歌声，曾催唤多少热血儿女驰骋跃马驰骋草原。草儿绿了又黄，花儿开了又落。40多个寒暑，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军马输送到大江南北，边防哨卡，担负保疆卫国的大任。当时，我们去的第二天正赶上军马选秀，从不同连队选上来的色彩迥异的上等军马，个个毛茸光亮，虎虎生气。几匹龙驹宝骥一字排开在绿野之上，马蹄声碎，随着发令枪的一声鸣响，骑手们扬鞭策马箭一样飞驰而去，转瞬即逝消失在极目深处。

远处移动的马和静止的树是这里不变的风光。原始次生林、人工林于草原交织延伸，构成了大自然生命的底色，它的澄澈与纯正更唤起了人们对自然原生态的认知。乌兰布统以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吸引着世人关注的目光。我们沿着古战场、十二座连营驱车缓缓行驶，来到当年康熙帝号令三军的点将台。点将台是座自然形成的小山包，赫然兀立，峰石凸起，徒步登临，伫立其中，大有君临天下的感触……麾下旌旗飘舞，鼓角相闻，气势夺人。眼下，点将台四周已被茫茫的人工落叶松所笼罩，看上去仍如同士气饱满的军阵，排山倒海，风云激荡。

走进这苍苍情眷的方圆1000平方公里的乌兰布统草原，寻觅着无尽缥缈瑰丽的远古故事，观赏这高旷俊俏、气势磅礴、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观，注入其间，流连忘返。可以说，这里汇集着坝上草原无

摄影 赵国君